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宮内省圖書寮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四

定公一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周 詳見昭公元年

鄭 定九年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齊 魯定公七年齊鄭盟于鹹叛晉圖霸 詳見昭公元年

宋

富川文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晉 魯定公元年魏舒卒范鞅為政定十四年晉逐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是晉知氏韓氏魏氏趙氏並強分晉之勢成矣

衛 詳見昭公元年

蔡 魯定公四年蔡昭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曹 魯定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陽立

滕 頃公五年

陳 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杞 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遇弑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薛 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比立定十三年比弑惠公夷立又名寅

莒 郊公

邾 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三年莊公卒隱公益立

許 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元公成立

小邾 詳見昭公元年

楚 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子常奔鄭昭王復國子西爲令尹

秦 魯定公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

吳 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越入吳定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而卒子夫差立

越 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名常卒句踐立吳闔廬聞名常死吳師伐越越句踐襲敗吳于檇李射殺闔廬

壬辰 敬王十一年 **元年** 晉定三年齊景三十九年衛靈二十六年蔡昭十年鄭獻五年曹隱公通元年陳惠二十一年杞悼九年宋景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廬六年

春王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何氏曰本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唐陳氏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正始以謹其始唯定公即位第書以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劉氏曰其非正始柰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薨於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于壞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不言正月微辭也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音現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林恋反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何氏曰主人謂定哀讀謂經傳謂訓詁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孫氏曰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所以黜強臣而存公室也張氏曰昭公自十六年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強臣不書正月見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家氏曰子惡之弑宣公之立襄仲立之也春秋猶書正月今昭薨定立季氏立之而不書正月者天王以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而須之國中者也惡弑宣簒是雖爲簒而魯猶有君今昭公之喪未返公子宋未立

魯無君也魯無君而季氏自以爲君須朔於廟如常礼春秋黜之故書王不書王正書王明王法以治之季氏也不書正月正朔非季氏所得而須也前此公雖在外而歲首必書公在存公也存公是故須朔今公已卒於外嗣子爲賊臣所廢魯國無君是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正王朔在廟故賊臣所得須也【蜀杜氏曰】定公元年之正月政無所繫故不書正月然必書王者春秋樹王法不可不書王以端本也且王者所以正天下天下不可無王故不可以不存也正者所以繫一國之政無所禀故不復出正月之文以見魯國無正而不與季氏之專也【辭氏曰】元年書正以正其始昭公已卒定公未克踐阼是昭公之末世未得爲定公之始年也【沙隨程氏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汪氏曰】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以後即位於先君即世之年然猶踰年改元自漢帝禪即位改元于昭烈崩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以爲君臣父子之教所關甚大皆取法於春秋踰年改元之意此年雖定公未即位而追書元年春者以昭公已薨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亦猶晉建武元年啓帝既廢元帝始於三月即晉王位而綱目追書建武元年春正月也【廬陵李氏曰】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即位皆在正月定即位在六月故也又曰定哀多微辭公羊之說是也然何氏指定公無正新作雉門及失國寶黃池之會獲麟五事以當之則非本旨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大夫專執於是始】【左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必有大咎

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太陸焚焉还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栢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勝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絶我小国於周必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戢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戢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戢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于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義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之伯討也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杜氏曰〕欲使三干偽反國伐宋受功役爲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辭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汪氏曰〕周禮司隸乃大司寇刑官之屬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丁亂反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

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汪氏曰〕春秋書執三十有一皆不書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于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于京師疾之也〔高郵孫氏曰〕諸國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請命則歸于王可也諸侯執人而自治之猶以爲不可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于王其無王甚矣其稱人以爲雖執得其罪不與其專也〔汪氏曰〕左傳云會城成周而執仲幾是執之于成周也不自成周而曰京師所以尊王室而正晉大夫無王之罪也蔑成周不稱京師所以見周室下同於列國無自尊之實也執仲幾于成周特稱京師者所以誅晉人視周室比於小國失常尊之分也地非兩地而或曰成周或曰京師聖人之意蓋有在矣

〔啖氏曰〕前年冬十月城成周左氏云會于狄泉此年正月又言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按此說重也一用夏正一用周正以此誤也〔臨川吳氏曰〕左傳有歸于京師四字據經所書但見其執于京師不見其歸于京師也〔廬陵李氏曰〕此條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穀梁胡氏是矣公羊以爲大夫不得專執則是以于京師爲伯討則非左氏序仲幾不受功之事則實以爲執以歸晉復歸諸京師則恐非事實矣楊士勛曰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效是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

位

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聚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舍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趙則有卿上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壤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

録乎內也沒梁傳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讓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屬也於屬之中又有義焉然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穀梁傳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六日而後即位趙氏曰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汪氏曰】桓公薨于齊二十有二日而喪至昭公薨七月喪始至已踰五月而葬之期故春秋詳書日以誅季氏也　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孫氏曰】定公繼奔亡之後制在季氏可知也故書以著其惡【程子曰】定公至六月方即位故昭公之喪至六日而始得即位此制在季氏可以見季氏之制也　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音奔百人逆王世子釗音昭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天下主【宮氏曰】成王方崩太保以冢宰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逆太子釗入自端門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

子宋自壞隤徒回反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爲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禮記檀弓】殷人殯于兩楹之間注兩楹之間南面向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　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懼宜戚宜懼【三國志魏志】辛毗女憲英曰大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音笥之心至於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

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爲後法乃見音現諸行事爲來鑒耳闕氏曰意如親逐其君既薨暴露七月而後返国黜適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乃欲舞區區之礼文而行之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乎春秋詳書以見乱臣擅國定公不正二綱淪斁魯之君臣因不盡傷心之時大本既失而進退舉措尚何礼之足言哉此所謂爲求鑒者也高氏曰國不可一日無君昭公薨至今統紀之絶若是其久也故曰以謹之季氏既逐其君君薨又不即以國君喪礼逆之今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宋不擇所處汙於偽誘於利昭公喪至五日而殯遂自即位此非受之先君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既爲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家氏曰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今書即位以其篡君之子受位于賊臣書即位以正之也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義逃

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爲盡今也受位於賊臣曾不自先君有嫡子在我不當立偃然自以爲己之所當得是與篡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之例夫豈與之亦以誅之也汪氏曰定公爲逐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幸於禍而忘其讎詠於利而忘其辱故雖內無所承上不禀命亦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止於文成襄昭哀而無貶者美惡不嫌同詞○廬陵李氏曰公穀所謂定君乎国然後即位者謂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礼治之故須殯而後即位也胡氏之說得其大指但所引康王延入翼室之事則此乃柩前之定位而非告廟臨群臣之即位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荣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

季孫問於萊駕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高氏曰昭公薨半載餘始以喪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恩於先君如此呂氏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於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於其臣下者盧陵李氏曰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季氏為逆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善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水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議也請道去諒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步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大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詔詐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薛氏曰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二桓之無上也○啖氏曰公穀言月雩正秋冬大雩皆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竭未可雩按雩者以析雨也若待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蓋傳以日月為例故有此分別

○立煬宮

煬羊諒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公羊傳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穀梁傳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

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張氏曰季氏妄禱而踰祀典以立久祧之宮聖人特書必有曾謂煬公不如林放之嘆乎番陽萬氏曰煬公者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為吾為太子及其在鄆又黜公為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意人之或已於是而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為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尔汪氏曰季孫行父立武宮已為非礼矧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数而猶欲諂事煬宮以徼福吾知煬公之不享其祭也

附録 左傳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冬十月隕霜殺殺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也

范氏曰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日菽舉重也

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范氏曰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舉殺豆則殺草可知

刑罰不中陟仲反之應於證反劉氏曰周十月今八月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何氏曰入一月微陽用事未可殺菽定公得位不念先君黜逐之恥故天示以異早誅季氏麋氏曰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所害也高氏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死也○汪氏曰或言春秋用夏正引孔氏正義謂

耐霜之菽為霜所摧是以為異若十月隕霜不應專殺豆苗不反除殺今考僖二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也亦但舉易殺者而言非霜殺他苗而不殺草也此年殺菽則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可知矣苟禾稼已收則耐霜脫熟之菽為霜所殺又何足以煩聖人之筆乎王莽地皇二年秋隕霜殺菽亦謂其獨殺耐霜之菽可乎【盧陵李氏曰】此條穀梁得之疏曰傳嫌獨殺菽不宝餘物故以輕重別之菽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為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而不死重者不殺居然可知蘇氏之說亦近之若何氏以為止殺菽而不及他物恐非又且以菽為五穀第三以比季氏其說亦鑿

癸巳 敬王十二年 晉定四 齊景四十 衛靈二十七 蔡昭十一 鄭獻六 曹隱二 陳惠二十二 杞悼十 宋景九 秦哀二十九 楚昭八 吳闔廬七

春王正月

附録 【左傳】夏四月辛酉葬定氏之群子弟賊簡公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觀工奐反

【公羊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杜氏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何氏曰】天子諸侯皋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孔氏曰】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之觀之謂之觀兩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

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崔氏豹曰】蓋為二臺于門外作樓觀于上兩觀雙值中不為門【蜀杜氏曰】魯以周公之故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礼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僭久矣若不災則不可得而録之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劉氏曰】公羊云兩觀微也主災者兩觀也非也災有先後據見而書又云曷不言雉門災及兩觀為比亦非也新作不可序下災不新作雉門及兩觀為比亦常理爾穀梁云災自兩觀始亦非也【汪氏曰】何休云雉門兩觀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今考延廐南門之新作皆書而郊禘僭礼皆不諱則雉門兩觀之作蓋在春秋之前故不見耳抑豈所謂新作南門者即雉門之類歟【廬陵李氏曰】此係公穀或于僖宮桓宮災不言及之說遂以為此兩觀先災春秋不以微及太不以卑及尊故先言雉門尊之也此說非大槩桓宮僖宮二廟分明故不必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于雉門之兩觀獨災耳文法合如此何疑

○秋楚人伐吳

【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于人之則楚力竭矣于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于越甫入吳于是吳亡吳楚介在南荒蠻夷相攻不可殫録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国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至于竭敗失国也【陳氏曰】此囊瓦也敗人之【廬陵李氏曰】經書楚伐吳七止此

【附録】【左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閭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猶可也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

周礼縣治象之法于象魏其外為庫門而皐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

礼記明堂位注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庫門制似天子皐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謂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爭爭皆同僖公葺脩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

何氏曰禦廩桓宮僖宮西宮新葺獨雉門兩觀僭王者法度天尊示憂宜有所革而復大其規模故經云新作以見非正也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孫氏曰公不知僭之惡也書新作侈而大之也

劉氏曰魯用王礼是以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君舊而不知以為非親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於季氏之魯其王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高氏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廐不言作言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礼天示變以警之遇災而不知以為戒乃更作而新之反加其度焉是魯之僭終無已也特書新作罪在定公也〔家氏曰〕定公受位於賊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為君不能君者也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諸侯所以瘨沴其民者一朝化為煨燼變亦駭矣乃又從而新之有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為不足畏也○〔劉氏曰〕穀梁云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雉門先災不得不曰雉門及兩觀災既災之後也雉門先災不得不曰雉門及兩觀災既災之後魯人脩舊理當先門門者出入處之也觀者門飾也各順其序而書之耳盧陵李氏曰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过常故曰創始此以既災而復為之其

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廐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門去舊而為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雉門者五門之中門南門者五門之外別有一門也

甲午　敬王十三年　**三年**　晉定五齊景四十一衛靈二十八蔡昭十二鄭獻七曹隱三陳惠三十三杞悼十一宋景十秦哀三十楚昭九吳闔廬八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何氏曰〕內有強臣之讐外不見答於晉故危而見之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二月公穀作三月

左傳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瓶水沃廷閽自投于牀斃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十忌而好絜故及是汪氏曰莊公也在位三十三年子益嗣是為隱公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附録左傳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侍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柱

左傳冬盟于郯脩邾好也高氏曰邾子居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其微弱可知薛氏曰魯大夫而盟諸侯邾喪未期而為盟公交失之也襄陵許氏曰公至河乃復晉之輕魯也仲孫及邾子盟魯之輕邾也當時公時侵祥之会猶未爾也汪氏曰魯以大夫而盟邾君亲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纔九月而出会盟薄父子之親也哀二十年取漷沛田州俎何忌並書二卿及邾子盟句繹既奪其地而二大夫脅勢以盟其君則又甚矣

附録左傳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伐先從者酒酣之際焉而獻

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柳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辭夫人以償焉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过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礼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江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夫人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乙未　敬王十四年　四年　晉定六　齊景四十二　衛靈二十九　蔡昭十三　鄭獻八　曹隱四　弑　陳惠三十四　卒　杞悼十二　卒　宋景十一　秦哀三十一　楚昭十　吳闔廬九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楚交兵止此左傳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五日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於是取勤馬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公晉於是乎失諸侯程子曰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會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

按左氏傳（孙恣反）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于偽反）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蒲卜反）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備矣【汪氏曰】據齊桓代楚晉文戰楚皆未嘗請命于周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譖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音旋）書曰侵楚陋之也【杜氏曰】入楚境故書侵【孫氏曰】蔡人病楚使告于晉故晉合諸侯于此救蔡伐楚也書貪于召陵侵楚者諸侯不振不能救蔡伐楚也故使救伐之功歸于強吳【張氏曰】書十一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爲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罪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爲也而晉自此微矣【劉氏曰】楚之不義甚矣晉以霸主之勢憑王命之重而不能討顏使吳乘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而禍遠矣不亦病乎【高氏曰】入春秋來蔡人首救中國而附楚至是蔡人不勝楚之陵虐乃告于諸侯而請伐楚晉爲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衆不子使大夫脫之可謂盛矣乃不能拔夷狄之患而吳以一國之師敗之晉是以失諸侯中國遂大亂吳子主黃池之會自此始也【王氏箋義曰】楚爲不道晉率諸侯爲蔡伐楚正也反以不得貨而止故經以無名譏之【襄陵許氏曰】梁丘據說錦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於佩裘使蔡侯自絶晉士鞅以賂罷卮之盟荀寅求貨沮召陵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於衰世此晉霸之所以衰而吳所以橫行於上國也【永嘉呂氏曰】召陵之会晉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頓胡蓋服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以來不能

會諸侯者二十四年矣而上致劉子下會十七國之君以敵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然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侵淺事也晉合十七國之君以會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為也晉自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家氏曰〕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見褒貶者而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鄬晉定之無能為也蓋奉辭伐罪伐義必往然後稱其為伐師雖衆義雖直而迎挑因循無以副衆人之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蔡侯以吳師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貴之昭侯乃隱太子之子明於復讐之義故為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學者知柏舉之為褒則知召陵之為貶也〔陳氏曰〕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是役劉子為之也劉子定內難復辭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以國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廬陵李氏曰〕二召陵書法詳見僖四年三地會書法詳見桓十五年此條陳氏說亦佳然直以為為子朝則夫子當有美辭又明年王人殺子朝于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應書侵故胡氏止從左氏程子而上以能請命為善下以不能討楚為譏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姓公作歸姓音生後同

〔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頴氏曰〕齊桓先侵蔡而後伐楚故小者懷大大者畏今此先侵楚而後滅沈故大者不服而小者不懷書滅沈罪公孫

姓也 呂氏曰公孫姓不正其君之失而遂滅沈至以沈子歸殺之其罪極矣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 陵氏曰書滅罪蔡也書以歸罪沈子不死于位也言殺之又譏蔡侯也 奉詞致討而覆音腹其邦家爲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焉故去聲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 高氏曰沈不與於召陵者與楚故也與楚者不受晉令也故晉因使蔡逞其忿焉夫蔡屢爲楚所滅今而金楚不易矣晉定不能振弘霸業求所以服楚而保蔡丁

沈不能容而殺之歸惡於蔡而易晉爾蔡雖齊桓之世不深即中國非不即中國也國近楚有畏焉不能保其無他也昭公殺然棄之計則失而意則可嘉乃復爲此舉其亦不思之甚矣哉 薛氏曰侵楚無功而僅能加誅於沈也 家氏曰春秋書滅沈於會召陵之後盟皐鼬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合諸侯辭曰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之伐之猶可而蔡爲不道棄其未及設守襲而滅之慘矣哉故書滅書殺以正其罪

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畧之也 汪氏曰沈子嘉微弱近楚其不合晉勢使之然非其罪也特貶其不能死位耶故書殺以著蔡侯之罪曹伯陽田代荒淫自取滅亡故賤而畧之不書宋人殺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左傳　辭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賚育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太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以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

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太叔來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其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逆同無敖礼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穀梁傳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杜氏曰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也何氏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嘉錄之鄭氏曰皐鼬鄭地城皐也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音現侵楚之陋皐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陸氏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陳氏曰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自是諸侯無會同有特相盟者矣汪氏曰首止葵丘之盟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則會盟同地而書諸侯柯陵雞澤平丘之盟尹子單子劉子與盟則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則劉文公不盟可知矣薄之盟公不與會盂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薄宋之盟公不與圍宋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宋亳之盟公後至則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亳此年公與于召陵之會又與於皐鼬之盟則非後至也會與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曰諸侯盟于皐鼬如祝柯重位會盟殊地之例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定公汲汲於後會求為此也蜀之盟春秋不與楚主盟故書公及此書公及亦以著晉之不復能主盟也○陸氏曰左氏云將

長蔡于衛祝鮀私于萇弘言踐土之盟衛先於蔡按踐土先書蔡盟此傳妄也劉氏曰杜云復稱公者会盟異處故非也襄二十五年会于柬棗盟于重丘亦会盟異處矣何不別出公及耶何休注定公得與諸侯盟故喜録之亦非也春秋諸侯之会常事耶非王道之正也春秋何喜哉廬陵李氏曰王官與会不與盟之說詳首止下雖杜氏范氏皆以為諸侯總言劉子亦與然考之於經未見此例合從陸氏為是公文之說胡氏主程子蓋亦從公羊注意癸之而微不同矣陳氏說亦佳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

汪氏曰世子乞嗣是為隱公七月其弟過弑隱公自立是為僖公高氏曰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高氏曰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蓋君在殯則辭会可也雖不得已於晉令而齊亦使國夏來耳

○許遷于容城

張氏曰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為華容縣亦析之近地

高氏曰許至是蓋四遷矣王氏曰許四遷皆受楚命經悉以自遷為文蓋違害就利而頻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圉而遷徙無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為後鑑

○秋七月公至自會

襄倭許氏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高氏曰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会致者不成乎伐也張氏曰不致以侵

楚者公以得盟為幸危不在侵也○廬陵李氏曰致後事之說已見僖四年至伐楚下此條何休以為得意致会故以上文侵楚書召陵為詳義其皐鼬不日為與信辭又再言公為喜文以若近之然於書侵書及之義不通矣大抵侵楚既淺事不足乎揚故以皐鼬為重而致之啖子所謂夫子擇其重者而志之者是也張氏說亦發明上文公及之義

○劉卷卒（又卷音權）

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貿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杜氏曰即劉蚠趙氏曰畿內諸侯不同列国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劉氏曰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之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高氏曰召陵會罷而卒則知皐鼬之盟以疾不與也陳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闕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主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主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迁於諸国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劉氏曰穀梁云此不卒而卒者貿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所謂天王崩則昭三十二年景王矣為諸侯主則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矣是王猛本正也穀梁謂其篡何哉汪氏曰諸儒之說謂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有大功于王室故特書卒葬然單旗不書卒而尹氏專權亦書卒故知其從赴告云爾廬陵李氏曰胡氏無傳義同尹氏子虎而陳氏之說亦得春秋意外之旨不可不取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傳秋楚為沈故圍蔡何氏曰襄左稱人者罪重異于凡圍也襄陵許氏曰圍蔡不書卿帥師者見其驕暴而不自友溢而必決將敗之徵是以微之盧陵李氏曰圍国自襄公七年書楚公子貞後凡圍蔡書棄疾圍鮮虞書士鞅圍衛書趙鞅獨此襄左稱人而書人故何氏許氏之說如此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襄陵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書即此師者威勝不行于強暴而行于寡弱也鮮氏曰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棄諸侯之罪而蔡無国滅之狀輕重之異也汪氏曰荀吳首伐鮮虞以其挾詐故夷之此非詐襲故稱將稱帥以著其暴耳

○葬劉文公　圍公　圍

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録我主也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内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会其葬非礼也高氏曰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会之也○盧陵李氏曰天子三公稱公魯為二三公而有主為畿内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酆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為畿内諸侯者皆曰子温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内諸侯卒皆諱公如成肅公單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据不可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吳始書子書戰左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繫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或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昔司馬毀吳舟于淮汭城麇而瓜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來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正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姑有憂中国之心

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讐乎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不可害明友相衛而不相讎古之道也復讐不害明友相衛而不相讎古之道也穀梁曰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国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国而攘夷狄柰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臣弟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衣衣正是日襲焉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乃用事乎漢曰荀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刻馬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国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為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杜氏曰柏舉楚地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鮮蔡圍也荆楚暴横去声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上声惡不悛音医復扶又反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必遇反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以豉反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杜氏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吳為蔡討楚從蔡討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

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閭子胥宰嚭
晉鄙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注氏曰適猶偶
反）然也謂適逢其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
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音洛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
特進而書爵（穀氏曰）吳稱子大救蔡也自是諸侯大小皆宗于吳（王氏曰）吳進而書子
所以罪中国盟主之不振諸侯之不君也（陳氏曰）
以夷狄憂中国故吳始稱子書戰書敗績皆進吳
也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
奔特貶而稱人（杜氏曰）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
死難罪賤之（家氏曰）自楚昭繼世
舉國事付之囊瓦黷貨無厭殺人不忌以至內外
離叛莫有鬬心由是有入郢之禍國破君逃瓦不

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奉頭鼠竄以為偷生之計
罪不可勝誅矣春秋幾柏舉之敗書瓦出奔誅大
臣之敗國而春秋之情見音現矣（師者三桓十四年
宋以齊蔡衛陳伐鄭以中国而陵中国也僖二十
六年魯以楚師伐齊以夷狄而要中国也此年蔡
以吳子戰楚以夷狄攘夷狄而救中国也三書以
唯柏舉為善故蔡侯吳子皆書爵以美之（廬陵李
氏曰）用兵以例三詳見桓十四年此條戰書楚人
敗書師奔書名與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夫
書名同一書法蓋子玉子常之罪固同而楚
之輕於任人以至敗師亡衆前後一轍矣

庚辰吳入郢（郢公數作楚）

（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
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疲者知免
後者慕之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

之楚人飯食吳人殺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
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
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
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槃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
槃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
司馬臣鬬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
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
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涉雎而裹之藏其身而以
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
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申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
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
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
君命天也君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
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
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
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闔辛典其弟巢以王奔隨吳
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
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

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
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
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
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
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
唯一人若爲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鑄金初宦于
子期氏實典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
王謂子期之心以典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
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
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
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
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
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
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
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墨越在草莽
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
絕聲勺飲不入日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
而坐秦師乃出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庚欠也其

反夷狄柰何君舍于君室太夫舍于太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撤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柰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者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死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国故反其狄道也【汪氏曰】郢楚都文王遷郢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平声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聚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孫氏曰】呂不子救蔡伐楚善也乘襲其宮室則甚矣故反狄之也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薛氏曰】楚不書楚而書郢見楚之大其都猶不能守也【陳氏曰】入国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国之辭也【家氏

曰前書吳不子褒之也此書吳貶之也夫吳乃太伯之裔不與楚同使其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徒分定楚地撫輯其民人請命于周明正楚莊共靈以來憑陵諸夏之罪削而奪之以其地封有功諸侯而吳不自以為有則霸業可成雖以繼齊桓晉文可也而惡狄之人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故敗不旋踵良可惜夫○趙氏曰楚君尋反國國不絕祀故不言滅穀梁妄為義說不足取也劉氏曰穀梁云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非也楚實未滅當直言入而已矣凡滅國春秋未嘗不存也豈於楚獨存之耶汪氏曰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丙午入曹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皆書國而不書地獨此年不書吳入楚而以楚之國都地名書之恐因昭三十一年吳其入郢之文而誤也左傳於是後十五年楚滅胡亦稱吳之入楚也而不曰入郢當從公穀作入楚于義頗通廬陵李氏曰此條狄吳之說公穀胡氏皆同獨杜氏以為史畧文者非也書郢之說左氏胡氏同陳氏得之公穀作入楚者非也書日之說穀梁注曰易無楚者若曰楚無人也夫以赫赫楚國而浹辰之間吳得以入其國都無人可知矣故書法與公子翬斧伐莒入郚同穀梁精矣至于存楚之說則非也吳本未滅楚何得書滅乎

丙申　敬王十五年

五年

晉定七齊景四十三衛靈三十蔡昭十四鄭獻九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宋景十二秦哀三十二楚昭十一吳闔廬十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月公作正月

附録　左傳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

左傳 以周巫矜無資 公羊傳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 杜氏曰 蔡為楚所圍飢之故歸之粟 范氏曰 此邇近之事不足具列諸侯 茅堂胡氏曰 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而不序何也蔡為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吳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未矣 汪氏曰 昭二十五年輸王粟不書以諸侯歸粟于王常事也襄二十年会澶淵謀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書曰宋災故以宋災歸財非所當急也此年諸侯歸粟于蔡而不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耳故略言之與城楚丘戍陳同義或以為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而春秋書歸以美之過矣苟以書歸皆為美辭則歸

含且期亦可以為美乎 ○ 廬陵李氏曰 此條為春秋特筆所以罪中国之忘大義而事小惠公穀之旨甚精左氏得其事實而不知聖人之意也

○於越入吳

左傳 越入吳吳在楚也 公羊傳 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杜氏曰 於發聲也 范氏曰 於越東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国故以本俗自通 劉氏曰 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国稱之者也 陳氏曰 向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国昭五年常壽过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 高氏曰 吳之伐楚有安中国之意焉越乃乘其士辛毘敝掩入其国至十四年又敗吳哀十二年再入吳若為楚復讐者是以君子惡之蒙夫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

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遂而愛有所忘矣王氏曰東狄相攻俱不以中國之號目之蓋交譏之汪氏曰汲冢周書王會篇有東越於越則於越或當時之所稱敷○盧陵李氏曰於越入吳二胡氏說見哀十二年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楚者中国稱之者也考之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也故止書越劉說為合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臣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氏汪曰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礼意如何以書卒見音現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事見左傳昭公五年致辭音僻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林恋反則未知已之有罪焉劉氏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於翬何也曰以定公為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為大夫孰有大夫卒而君不為之變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翬遂之弑君也隱

而叔仲惠伯之嫉惡也未形春秋固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絶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国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為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貪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今乃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讐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

家氏曰春秋卒意如不貶之貶乃所以深貶之也

蜀杜氏曰於桓公之年書公子翬所以貶桓公也於宣公之年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於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婼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

附録

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師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狹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師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壬胥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廬與罷闔廬請先遂歸葬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葬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乙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楚子入于郢初闔廬卒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卧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性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

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大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逆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担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晉士鞅圍鮮虞報虎之役也襄陵許氏曰晉以士匄之故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丁酉 敬王十六年 晉定八 齊景四十四 衛靈三十一 蔡昭十五 鄭獻十 曹靖二 陳懷二 杞僖二 宋景三十 秦哀三十三 楚昭十二 吳闔廬十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連公作 遂後同

左傳春鄭滅許因楚敗也高氏曰許恃楚以固其國至于四遷鄭游速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楚雖不能保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張氏曰許自隱十一年齊魯鄭之入大抵困於與鄭為鄰至成十五年狼鄭而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析定四年又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三年楚困於吳鄭遂

滅之然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大岳之後其亡一見於鄭其存一特於楚不過百年韓遂滅鄭亦有由矣【汪氏曰】伐國而滅之春秋所惡也況以人臣而專兵滅國乎前此晉荀吳葬滅陸渾之戎然以中國而滅夷狄則罪猶可恕蔡公孫姓葬滅沈矣然受晉令而伐沈則事無專命今游速因楚之敗與兵滅許無晉之命非攘外安內之師是弱晉而間楚耶此皆鄭國君臣之罪也若夫以其君歸則游速許男均有罪焉【廬陵李氏曰】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以太岳之裔不能屈節於鄭而其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感也夫

○二月公侵鄭

【左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溫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礼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人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棄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高氏曰】召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保囊瓦滅許故晉命公與師而討之是時季孫斯孙嗣卿位陪臣陽虎執国命又迫于晉令進退皆不由公也【汪氏曰】定公親帥師以討鄭之黨亂人固有獎王室之義然不能聲罪致武僅為潛師以掠境故不書伐而書侵觀李孫獻俘于晉則實迫於霸令而非有獎王之實矣況是時陪臣執国命兵權亦不屬公也【廬陵李氏曰】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微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

虎之專故托公以出師耶當是時晉伯已失諸侯皆離惟魯未然故侵鄭侵衛之師雖出晉人而陽虎之徒釁於勇嗇於禍以逞其欲春秋皆書侵以志其無名行師而輔伯之非其道也此與成六年二侵宋同一書法不然奉伯令而討伐周之国何不書伐哉

公至自侵鄭

[高氏曰]公内有強臣不能討乃為晉討鄭内外結怨危之道也[張氏曰]陽虎專政欲徼釁于鄰國使衛侯不聽公叔発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旁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劉氏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国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已三世矣事不成故盜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国擅君而陽虎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猶僕隸也方復為之請於霸主之国此其无所忌必為亂之效也子惡之卒陽虎之盜皆慕君亡国之禍故録之必自其禍之所起矣[高氏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為陽虎所制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爾○[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内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耶胡氏於公子遂以為褒文書介副者歎以起問者見事情也此獨無所起乎蓋遂得臣之並使乃仲遂邪謀之所起而斯何忌之並使亦陽虎專權之所為讀者不可不察也左氏記范獻子之言曰

曾人患陽虎矣夫陽虎陪臣也而執国命三子俛焉為其所使然為国有人乎劉氏謂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者是矣故特書以見焉杜氏以為晉不備礼故經不備書此未為知聖人之貞也

附録 左傳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飾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于是乎遷都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国○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没戍周且城胥靡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傳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緜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賤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二子孫必得志于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

杜氏曰稱行人非其罪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犂聘于晉主趙簡子飲於趙反以酒焉獻楊楯食允反六十范趙方惡如字又烏路反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音古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疏吏反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

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爲家人通鑑索隱曰家人居家之人無官職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張氏曰諸侯唯宋事晉俱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人亂政丞行霸統所由絕也盧陵李氏曰經書執行人六詳見襄十一年此爲晉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衛之始也

冬城中城

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范氏曰三家侈張故公懼而修內城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也杜氏曰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高氏曰三家張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成九年城之矣此復城者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汪氏曰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恢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公羊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杜氏曰鄆貳於齊故圍之何忌不言何闕文高氏曰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陽虎者虎專季氏季氏專魯也仲何爲哉家氏曰齊之取鄆固非而二子之圍亦非也爲定公者當以善辭告之齊曰我先君失守宗祧居取鄆以居之魯國實受君賜今鄆潰矣寡人欲復舊疆敢以請中之執事以景公之賢必

將歸之不應遽用師也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連歲交兵蓋始於此役也○劉氏曰公羊云仲孫忌譏二子名意謂二名難諱也古者君之名臣不諱父之名子不諱至周臣諱君名子諱父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不能違二名況其他乎廬陵李氏曰何忌不言何杜氏是公羊說無據

附録 左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僭翩之亂也

伐 敬王十七年 伐

七年

晉定九 齊景四十五 衛靈三十二 蔡昭十六 鄭獻十一 曹靖三 陳懷三 杞僖三 宋景十四 秦哀三十四 楚昭十三 吳闔廬十二

春王正月

附録 左傳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夏四月

附録 左傳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始復特盟 左傳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杜氏曰鹹衛地襄陵許氏曰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衰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陳氏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家

氏曰于鍼于洮齊景圖霸之始事也是特天王辟僭
翩之難出居姑蒲景公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今日求
之鄭盟于鍼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強人之從我非
心服而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乎廬陵李
氏曰此為齊景公圖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
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
糾合之事可與
隱公初年對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社氏曰稱行人非
使人之罪劉氏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
外歸之諸侯欺其群臣以紿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
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
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不亦信乎汪氏
曰齊侯稱人而又書侵所以重貶之也挾詐恃力夫
豈圖霸之道乎書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
宋書法正同聖人之意見矣○劉氏曰執其使伐其
國文加以乃其理然豈為重乎穀梁之說非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作沙澤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
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汪氏曰
結叛晉也瑣即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襄陵許
氏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
齊齊可以霸而景不足望也臨川吳氏曰執其行人
而與其君結盟以叛晉齊衛之罪均矣高氏曰執其
使侵其国以求盟焉是却盟也何有於信哉廬陵李
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
渠蔡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吳
越之禍未至於中国使齊景公果能撫伯国之餘業
尊事王室輯寧中夏則桓公之功独不可復乎奈何
今日之會明日之次无兆包藏禍心以圖晉為事子
言衛靈公之无道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

民无得而稱焉春秋屢書而不削二君之罪見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齊国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子叔嬰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还不敗高氏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鄙之圍鄆襄陵許氏曰東夏諸侯唯曹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家氏曰昭公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年卒不能爲之出偏師向曹鄙問意如之罪今乃與無名之師而加于魯當爲而不爲與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爲方伯之道矣春秋繼鹹沙二盟而書国夏伐我皆貶也廬陵李氏曰齊自襄二十五年及晉至是再見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矣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国夏兩伐晉救無功於是而及齊平矣

○九月大雩

薛氏曰一秋而兩大雩僭濆之甚也汪氏曰左氏以再雩爲旱甚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災之甚而變之大者也昭公不克自省而有陽州之孫定公又不知儆而有寶玉之竊世卿之逆陪臣之横其致一也故比事書之以爲後鑑

○冬十月

1869

附録　左傳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齊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四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